



2014.9

肖恩·麦考：
做一根思想的尖棍

正是舒尔茨这样的老师，让我找到了另一个自己。也正是舒尔茨这样的老师，让我体会到有时候教师不妨做“一根思想的尖棍”，鞭策并支持学生勇敢前行。

——肖恩·麦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肖恩·麦考：做一根思想的尖棍 /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. —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.8
ISBN 978-7-5675-2486-6

I. ①肖… II. ①教… III. ①麦考, X. - 生平事迹 IV. ①K837.1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2242号

肖恩·麦考：做一根思想的尖棍

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
责任编辑 程晓云
审读编辑 杨 坤 卢风保
设计 翟慧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
网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
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
网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00×1000 16开
印张 7
字数 120千字
版次 2014年9月第一版
印次 2014年9月第一次
书号 ISBN 978-7-5675-2486-6/G.7593
定价 12.00元

出版人 王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专栏 >

- 006 1922年，胡适的暑假生活 _ 周勇
- 010 “好教师”有多坏 _ 朱永通
- 014 教师着装要符合专业伦理 _ 叶菊艳

封面 >

- 016 肖恩·麦考：做一根思想的尖棍

名家 >

- 040 俞心樵 我们处在一个反智的时代 _ 林茶居

现场 >

- 071 **记事** 热爱自己 _ 曹丽秋
 征文，征出了什么 _ 陈枫
 母亲与孩子 _ 周益民
- 077 **发现** 影视中的教育故事（二题）_ 陈大伟
- 085 **吴非说** 帮助别人是提高自身最有效的途径
- 087 **朱永新答** 学科只是剖析世界的工具
 ——答苏天平老师问

话题 >

- 089 **我的新学年**
 我这样做班主任 _ 姚贺国
 又是一年入学季 _ 万霞
 我的语文教学微改革 _ 刘恩樵
 更好地服务于班主任 _ 黄建军

阅读 >

- 099 我的博物书 _ 肖璐
103 重新审视“闲眠” _ 冯莉芳

人文 >

- 106 如此清新，如此明净，如此美好…… _ 王丽

视窗 >

- 049 **校园** 农家娃的暑假 _ 朱本双
054 **答问** _ 朱民华_ 张广泽
058 **报道** “爱飞翔·乡村教师培训2014”（上海）
 走过第五个年头
062 **广告** “名思教研”2014年秋冬季教学研讨会
064 **大夏** 语文是什么

肖恩·麦考：做一根思想的尖棍

怎么“混”成这个样子

文_林茶居

有一句话近些年很流行：“出来混，迟早都要还的。”有人理解这是对因果报应的描述，所谓恶有恶报；有人认为这是说，做了错事就必须付出代价……很显然，其中有训诫、贬斥之义。

每每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里总是条件反射般地波澜起伏——中国教育这么“混”，当然也是要“还”的，那么，它必须“还”什么？以什么来“还”？“还”得起吗？——我似乎是在问自己，又仿佛是在质询一个什么也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巨大存在物，空濛而无力。

我有这种反应，不仅仅是职业的因素在起作用，更重要的是，平日所见所闻，有太多让人不能不产生不满和忧虑的教育问题。前些天《皖江晚报》发了一条微博，说一位妈妈为了让女儿好好吃饭，每天精心准备早餐，而女儿每每都很开心地吃完。从所附图片看，早餐被做成非常可爱的人物、动物或植物的形象，栩栩如生，色彩斑斓，确实非常诱人，所以有的网友称赞说“好有爱的早餐”。这让我想起在商场、超市里面，有时会听到孩子说：妈妈，我要吃这个小兔子；爸爸，我要吃那个小熊——他们说的那些被做成各种动物形状的食品。

这样设计食品的形状，自然隐含着商家的利益诉求，即根据儿童的心理，最大程度地引发他们的兴趣和好奇，使带着孩子逛商场的大人心甘情愿乃至心满意足地成为它的消费者；此时，食品到底由什么做成和怎么做成已经不重要，做成什么样子才是关键。而上文提到的那位妈妈，则出于天然的母爱，出于一颗为了孩子健康成长的天地初心。两者动机不一样，但动机实现的机制却是一样的：以外形置换实质，以感官愉悦替代生命需求。

虽然没有实证资料和调查数据予以证实，但我依然无法绕过这些疑问：如此这般，将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暗示？这样的暗示又会带来什么样的认

知？我们一边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大自然、保护小动物，一边又把食品、食物做成小动物的样子，引诱他们“开心”地品尝、享用，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！毫无疑问，这是对儿童天性的消费或亵渎。

社会文化（社会教育）、家庭生活（家庭教育）如此，学校教育更甚。各种违背儿童天性（包括儿童认知规律、学习特点等）的闹剧，无时不在校园里上演。观念上，把儿童的好奇和探索欲望当作多此一举，把儿童的“坐不住”视为“多动症”，把儿童对成人的依恋当作缺乏独立性，把儿童的正常需求视为累赘，由此儿童诸多饱含美、善因子的天性都成了问题和毛病。行为上，道德说教，知识灌输，揠苗助长，刻意培养所谓的特长，在班级中建立“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角不存盲区”的管理体系，通过班干部制度培养所谓的“小老师”和“小纪委”，让部分学生成为监督员和告密者……当教育沿着这样两个维度展开的时候，不是走向对儿童的心理虐待，就是走向对儿童美好天性的肆意践踏。

在我看来，儿童观的错位和教育方式的僵硬，是中国教育“混”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直接动因。当然，并非所有的学校、教师都没有看到其中的危机，但路径（方法、技术、工具等）依赖的惯性和力量实在过于强大，而且教育自身早就形成某种“自我生效”（马尔库塞语，见《单向度的人》）的机制，即在一般情况下，只要符合应试逻辑，便无需承担公共道德责任，或者说，应试逻辑自洽可以取消社会伦理要求。

应该说，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，路径恐慌、方法恐慌、技术恐慌、工具恐慌是一直存在的。毕竟，人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以及整个大环境的变化，正在对教育形成越来越强大且多方位的倒逼，迫使其从内部寻求突破和更新。恐慌必然带来乱象，有点类似于慌不择路，所以有各种似是而非的教育流派、教学模式、学科命名轮番登场，但恐慌也可能带来希望——恐慌意味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和复杂，于是总有一些人会沉静下来，认真去研究问题，努力寻找突围之路，重建自己的教育河山。

最令人担心的情况是，有些人已经失去了对恐慌的感知，或者说他的身体已经失去了恐慌的机能，处于机械化、自动化的状态，只能沿着原有的轨道滑行，按着已有的节律去“混”，那么，他无以逃避地唯有以孩子们的未来去“还”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：啥也“还”不起。

专栏 >

- 006 1922年，胡适的暑假生活 _ 周勇
- 010 “好教师”有多坏 _ 朱永通
- 014 教师着装要符合专业伦理 _ 叶菊艳

封面 >

- 016 肖恩·麦考：做一根思想的尖棍

名家 >

- 040 俞心樵 我们处在一个反智的时代 _ 林茶居

现场 >

- 071 **记事** 热爱自己 _ 曹丽秋
 征文，征出了什么 _ 陈枫
 母亲与孩子 _ 周益民
- 077 **发现** 影视中的教育故事（二题）_ 陈大伟
- 085 **吴非说** 帮助别人是提高自身最有效的途径
- 087 **朱永新答** 学科只是剖析世界的工具
 ——答苏天平老师问

话题 >

- 089 **我的新学年**
 我这样做班主任 _ 姚贺国
 又是一年入学季 _ 万霞
 我的语文教学微改革 _ 刘恩樵
 更好地服务于班主任 _ 黄建军

阅读 >

- 099 我的博物书 _ 肖璐
103 重新审视“闲眠” _ 冯莉芳

人文 >

- 106 如此清新，如此明净，如此美好…… _ 王丽

视窗 >

- 049 **校园** 农家娃的暑假 _ 朱本双
054 **答问** _ 朱民华_ 张广泽
058 **报道** “爱飞翔·乡村教师培训2014”（上海）
 走过第五个年头
062 **广告** “名思教研”2014年秋冬季教学研讨会
064 **大夏** 语文是什么

1922年，胡适的暑假生活

文_周勇

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1917年，年仅26岁的胡适在蔡元培的提拔下当上了北大教授。两年后，他又发起“文学革命”，一夜之间“爆得大名”。到1922年，胡适已成为新一代文教界领袖人物。在政界，胡适也不乏愿意与他往来的“朋友”。就连17岁的溥仪也加入“追星”行列，这年5月17日，他打电话给胡适，说：“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。你有空到宫里来，叫我瞅瞅吧。”

胡适回复说“有课，不能进宫，乞恕”，并答应过几天一定“进宫”。日子到了，溥仪派一位太监用车将胡适接到了宫中。这天，胡适真有课，但他还是去了。上次借口上课，其实是为了缓一缓，调查一下能不能去，以免被人利用，伤了自家“羽毛”。

这一年的6月16日上午，胡适仍在上课，讲陈献章的哲学。下午，蔡元培邀他谈事，要他出来做教育部副部长（教育次长）。胡适没有答应，推荐了蒋梦麟。第二天，胡适继续上课。到6月23日，这学期上的“中国古代哲学”结束，另一门课“近代哲学”也于此日上完。

6月28日上午10点，胡适参加教务会议，直到下午一点半才回家吃饭。课结束了，会也开好了，该可以度暑假了吧，但仍有一大堆事情等着胡适，他得赶赴济南，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首届年会，讨论全国教育改革。7月1日下午4点，胡适登上火车，4个小时后才到天津。

2日上午9点半，胡适再次上车。车上遇到也去济南开会的蔡元培及教育次长汤尔和等人。当时“人多极了，车辆又少，拥挤不堪”，加上天气炎热，胡适和蔡、汤等人虽然坐的是包房，亦“很觉得苦”。10个小时后

即晚上7点半，胡适一行终于抵达济南。

3日上午，会议如期召开，赶到的代表有300人，除胡适一行外，还有黄炎培、张元济、前教育总长张仲仁等文教界大腕。然而坐下来没多久，胡适便“想先跑了”，因为“开幕会的演说太多”。胡适溜到门口时，被另一位开溜的人从后面一把拽住，原来是蒋梦麟，胡适大喜。

于是胡适又叫上好友陶孟和一同到旅馆，三人聊起不久前蒋梦麟在华盛顿放了一炮，将国务总理梁士诒暗中向日本借款的事抖了出来。胡适欣赏蒋梦麟，认为他“作了很重要的努力，替国家出了不少力”，因为“这一大炮不但打倒了梁士诒”，“还打倒了徐世昌（北洋总统）”。

三人聊了一上午，认为中国的事情仍有希望。下午胡适认真参加了国语国文教学组的分组会议，与北京、上海的代表一起坚决否定南京代表提出的“以北京语作为口语标准”的议案。晚上，胡适和丁文江、陶孟和等同事好友谈论北大内部几派的人事争斗，直到凌晨两点半才去睡。

第二天的议题是“推行国语教育”，胡适再次“打消了三个议案”，然后又是在自己人蒋梦麟谈事情。5日讨论如何使用美英日等国退回的庚子赔款，汤尔和“主张办十个伟大的壮观建筑物”，如“大纪念塔”、“大剧场”、“大图书馆”。胡适立即反对，说“这都是奢侈品，而大纪念塔尤可笑！纪念个什么？”接着讨论黎锦熙提的议案“初年级应以注音字母代替汉字”，胡适亦站出来反对，“辩论甚烈，几乎伤了感情”。

当时舆论似乎站在胡适这一派，蔡元培也倾向于由胡适一系领导教育改革。7月7日上午，济南报界联合采访了蔡元培、胡适等人。下午，会务组安排参观当地新设的“历史博物展览会”。胡适看了觉得“一团糟”，“全无排列，全无历史的系统，只是一大堆古董，乱七八糟地堆在几间房里”。更令他恼火的是，这点“不伦不类”的成绩，竟报销了五千大洋。

最后一天讨论高等教育改革，议题是“改良法政专门（学校）”。胡适一系由陶孟和出马，提议将改良变为废除。胡适没想到，陶孟和的提议居然通过了。但“法政和高等师范的人”立即联合起来抵制废除专科学校的决议。胡适说他们有意“捣乱”，但也从中得到一个教训，提醒自己记住“旁的事都可以做，夺人饭碗在中国人眼里是极不道德的”。

为期一周的会议开完了。胡适的立场很清楚，他主张教育界的人，无

论做什么事，都要“理性”一点，不要乱花钱，乱办事。他还主张先把普通文理科教育办好。到底是受美国教育文化影响的人，这些主张都十分“美国化”，但当时其他派系常常按传统思维行事，位置、饭碗自然不必多说，其他如“气不过”或“面子”问题，往往也比议题本身重要。

因为思想差异甚大，所以胡适也好，反对胡适的人也好，其实都不舒服，中国现代教育就在这种各方均不舒服的派系博弈中艰难生长。而胡适又十分坚持，绝不肯放弃自家主张。会开完了，他又去找蒋梦麟、蔡元培等人，把要做的事都谈妥。

7月10日上午，回到北大的胡适找李大钊聊完，美美地睡了两个多小时。醒来，他想起去济南的火车上，看到汤尔和有一把蔡元培题词的扇子，题的是清代诗人赵翼（瓠北）的绝句，其中有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这首诗让“不曾读瓠北诗”的胡适“大惊喜”，想不到赵翼有此等历史见解。他当天“特去翻开瓠北诗集，读了几卷，果然很有好诗”。

遇到晚上天气实在太热，做不了事，他便到公园里玩两三个钟头。胡适终于像在过暑假了。然而三天后即7月13日，他又忙了起来。这次是出北大招生考试题目。除领衔组织外，胡适还得出本科英文试题、预科英文及“论理学”试题。

这件事同样不胜其烦。胡适觉得“出题最难，比做答案难的多多”。他花了10个小时，才把题目出好。加上此前济南开会每天都上火，14日监印试题时，胡适发现自己得了痔疮，肿得“不能坐了”。19日那天，他躺在床上逗小儿子玩时，左眼又被小儿子抓伤，“痛不可耐”。胡适只好睡了又睡，一直睡到20日上午8点。这是其“生平不曾睡过的大觉”。

到21日，眼珠抓痕消失了，也去做了痔疮手术。但就在此时，外界疯传北大考题泄露，“有人在外边售卖，得银几千元”。北大内部也有人说，教务长胡适不该叫秘书去监印。亲自监印的胡适很清楚有人故意造谣，以打击他。但谣传还是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，他不得不一面写信向各方解释，一面承诺：“有事，我自当之。”

监考同样令胡适头疼，国文作文题是“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”，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竟然问胡适，“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，是哪

一年的事”。其他监考老师也告诉他，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，有一个还以为是体育比赛。其他科的情况也不乐观。看来许多学生都不关注胡适的思想与文化启蒙努力，只知道考试和背诵教科书。

7月底，胡适从1500人中取了270人。他称录取工作为“刽子手的生活”，心里很难过，加上天气又“极热”，以致晚上无法安睡，甚至“常做噩梦”。

忙碌的7月结束，胡适接着赶往南开大学授课。他在火车上翻起新出的国语文法书，说“凡是我的学生编的，都有比较可取之处”，许地山等其他人编的则“错误连篇”，直叹“此人作小说并不坏，不知何以如此”。

在南开，胡适一连上了6天“国语文学史”，共计18课时，领到“讲学费一百元，旅费十二元”。当时北京一斤大米卖3分钱，一斤肉卖1角，胡适的讲课费堪称丰裕。不过胡适开销也大，且当时正发生政府拖欠教薪事件，到8月28日，地位高如胡适者，也觉得“窘急了”，交不出孩子的学费。还好，他写信给上海亚东书店，对方便寄来一百元。

8月7日，胡适回到北京。之后的他仍然不得清闲。参加校内行政会、教育部国语统一大会，到中小学校作报告，编辑《努力》周报批评时政等，比7月还忙。他还得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要人打交道，要他们办“好人政府”，尽管他们说，做“好人”的话，早被政敌消灭了。

向亚东书店求助那天，胡适请钱玄同吃饭，两人大谈《诗经》。胡适希望后者和他一起“整理国故”。钱氏赞同胡适的计划，却“懒于动手”。胡适又想起“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”，只有梁启超和他几个人在努力延续、革新中国学术命脉。晚上，备感寂寞的他还得赶另一场饭局，“喝酒稍多，颇不适宜”。

很难说清胡适暑假这么忙，到底有何意义。想来想去，除了他自己喜欢外，恐怕只有从他本人的解释中寻找答案了。南开授课结束那天，他对张伯苓说：“我不信有白丢了的工作。如果一种工作——努力——是思想考虑的结果，它总不会不发生效果。不过有迟早罢了。迟的也许在十年二十年之后，也许在百年之后。但……我平生的经验使我深信，我们努力的结果往往比我们预料的多的多。”

张伯苓回他：“这是你的宗教，你竟比我更宗教的了。”

“好教师”有多坏

文_朱永通

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

有天晚上，L家长找到我，向我诉苦。她的女儿Y在我担任教育顾问的小学读三年级。之前，她曾就女儿的班主任W老师搜查学生书包之事咨询过我。她说，前几天，学校发了一份通知，要求学生带回家让家长签字。她的女儿Y把这件事忘记了，第二天上午，交通知回执时，Y问W老师能不能迟一天交，W老师当场咆哮：“不能！马上就要交到德育处了，下午检查组就来检查，昨天明明交代得清清楚楚，你脑袋瓜儿都记什么去啦！你下午放学后给我留下来！”放学后，Y和几个同样“没脑袋”的同学留了下来，被罚抄写“家长签字”四个字一百遍。好不容易抄完，W老师又训了他们一通才让回家。

L家长又继续谈了一些类似的事情，诸如某些学生违反班级纪律，所在小组的同学都被罚扫地板一周；某些学生在课堂上捣乱，全班同学被罚抄“班级公约”几十遍；某些学生打架，全班同学被罚双手交叉放身后静坐一节课；等等。我跟L家长说，W老师的这些做法，的确有不妥之处，你们家长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提出来，跟她探讨，让她多一个视角来审思自己的教育行为中是否存在“反教育”的东西。L家长大惊失色，连连问道：“可以吗？”继而反复叮嘱我：“朱老师，这些事，我只是找你聊聊，你可千万不要去找W老师谈啊，其实她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教师，虽然有时过于严格，但我们还是认为她是一位好教师，无论班级纪律，还是考试成绩，她都抓得非常好。我今天找你，主要是因为另一件事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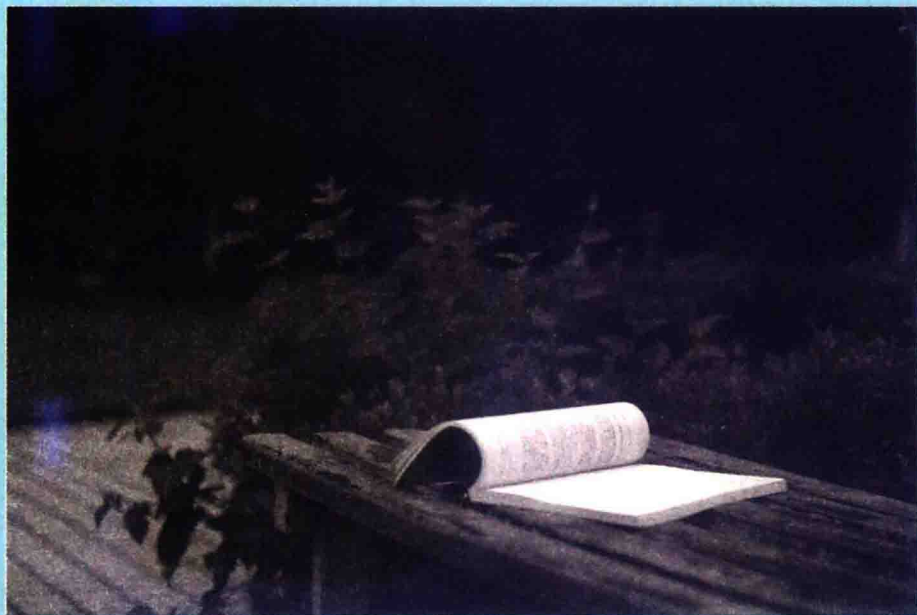
我先是迷糊，继而满心不是滋味。家长一面跟我谈得义愤填膺，一面

又要对教师刻意隐瞒自己的想法和愤懑，因为孩子在教师的手上，他们必须权衡利弊，对教师的一些不良行为能忍则忍，否则，一旦教师对家长产生不良印象，难免会迁移到孩子身上。但家长的做法会带来价值认同上的紊乱，至少会造成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：一是客观上强化了教师的权力，且使其不断巩固与壮大，从而给学生带来潜在的伤害；二是让“好教师”的标准降至急功近利的最低水平——只要能管住学生，抓出成绩，就是好教师。

第二个不良后果，就是把学校对“好教师”的评价标准套牢在了低水平的尺度上。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何许多教师为了成为社会和学校认可的所谓“好教师”而热衷于以第一个不良后果为手段，来达到第二个不良后果的目的。权力往往意味着对自身的无知，容易使人盲目自大，随性妄为，所以，当教师沾沾自喜于权力带来的高效时，哪会去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会怎样影响乃至伤害到学生？

那么，一个谁也未曾深思的问题出现了：许多教师因为有了“好教师”的头衔，享受着体制带来的各种优渥的待遇，风光无限，但为何他们中的许多人，不仅一点儿“好”也没让学生体会到，而且面目可憎，有的甚至成了学生一辈子的梦魇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只需反观教师的日常工作，就能知道这种“好教师”究竟有多坏，坏在哪里。

有些“好教师”为了保住头衔带来的光环，目中无人，一门心思放在分数上。大约两年前的春节，我回老家过年，无意间发现，外甥女的课桌上堆叠着二三十本崭新的笔记本。我问她为什么要一下子买这么多本子，外甥女说是被老师罚的，要交给老师。我不解，外甥女愤愤地说：“我期末考试没考好，老师说，凡低于九十五分的学生，低一分必须买一种文具，我考了六十几分，所以要买这么多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接着问：“老师收这么多文具干什么？”外甥女提高嗓门道：“全部送给那些九十五分以上的同学！”啊！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，问大姐，她说，B老师（外甥女的班主任，兼语文老师）是这儿公认的好教师，管学生的学习很有一套，平时考试也都这样，只要没考到某个分数段，就要罚交各种文具。我震惊，又问当教师的堂哥——他的儿子也在这个班上。他笑答：“是这样，我们家的臭小子也被罚过几次，这次期末考罚得更惨，因为试



杨坤 摄影

题有点难。”我急问：“这种做法太过了，你为什么不跟老师商榷？”堂哥笑道：“也没什么，让学生长长记性也不错，算是一种提醒吧。”我听罢无语。

为了“榨取”分数，像B老师一样的“好教师”，各显神通，变换各种招数来“镇住”学生。他们坏就坏在，从来不顾及学生的感受，也从来不想一想，这么做，会不会坏了学生学习的胃口，坏了学生之间的关系，坏了学生对教师的美好期待！当教师的目光扎根于分数，他们孜孜以求的，只能是各种远离“人”的考试技术和班级管理“兵法”。

有些“好教师”也有自己的教育理想，且工作认真负责，是学校 and 同行眼中的佼佼者，但是，他们工作越认真，对学生或家长的伤害却越深。有一次，朋友D和我聊起她正在某市重点中学高中部就读的儿子。她说她快崩溃了，一听到短信或手机来电的声音就抓狂。D的儿子是一个乐天派，整日乐呵呵的，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且生性好动。她儿子的班主任极度认真，凡事必追究到底。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比如，上课时抓前面女生的辫子，或把某同学的书藏起来，等等，D常常被“传唤”到学校，协

助老师“教育”儿子。D 很气愤，也很无奈，每次接到类似的电话，都想找借口推脱，但又不敢违抗教师。偏偏她儿子的班主任非常负责任，只要 D 不接电话，马上会发来就来短信，告知她儿子又在什么事情上犯错了。D 说，有一次她正在和客户谈合作，很快就可以签合同了，结果儿子的班主任打来电话，她不接，又响。连续响了三次，只好接了，原来是儿子上化学课时打瞌睡了。听班主任絮絮叨叨一番后，D 再无心情谈生意了。她不由叹道，再这样下去，儿子没疯，她要先疯了，当初费尽心机让儿子进了这个班，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

谁曾想到，“好教师”的这些教育行为，竟会给家长和孩子带来这样的烦恼！我突然明白，为何一些教师朋友提起“好教师（或名师）”的头衔，就神经过敏，原来“好教师”的头衔，常常也意味着教育的不幸，本质上不是让教育皈依“美”，而恰恰是将教育引上了相反的路。 ㊟